

鐵花山史

第二回

埋劍園詩感花姨

詩曰

莫向寒窓苦讀書。	園中秋色正盈枝
坐花欲索花顏笑。	載酒難禁酒與痴
月暗欄杆疑蝶夢。	魂消香粉好相思
無端風雨何相妬。	一夜瓊葩落滿池

昭和十年
一月二十二日
購求

門 21
號 2759
卷 2

說這王儒珍與陳秋遊十三四歲俱次第入泮。因少年美才。人人欽羨。且兩家相隔不遠。可不時聚首。甚是莫逆。一日秋遊來至儒珍家中。儒珍道連日少晤。想見攻苦。秋遊道弟雖讀書。未嘗至乙夜。亦就睡矣。但每興至欲吟。便思兄九齡風度。而恨咫尺天涯。奈何。儒珍道此亦何難。只消遠却市廛。或於湖山之間。覓一靜室。與兄讀書。便可日夕聚首。又好

領畧山光水色。曠達襟情。豈不為妙。秋遊道弟亦久有此意。因無可棲之地。故至今未果。兄言及此。洵為同志。但恐寺院庵觀。佛號鐘聲。也覺煩亂。儒珍道兄既厭梵音。雜耳家岳之埋劍園。更有何說。秋遊道弟素慕令岳翁之園。雅勝金谷。每欲一遊。輒因循而止。倘得與兄讀書於中。深慰渴思。但聞令岳翁之寶眷。盡居其內。豈可假作嘯歌之地。在兄或可。

在弟實恐不便。儒珍道：若爾弟亦不言此園之可矣。因家岳不知何故，仁和夏吏部特薦一本。言家岳吏治之能，天子准奏，新近差官賚詔優旨，欽取入都，勢不能辭。數日前已將家眷仍移入城內故宅居住，只在這幾日之間。家岳便要起身赴召，若家岳一去，此園卽空。如欲借作誦讀之所，家岳亦何吝而不肯耶。秋遊見說大喜，道：原來令岳翁有榮召之

命，深爲欣羨，但亦須先告知尊翁老伯，浼求一言，方爲妥當。儒珍道：這箇弟自能理會。兩人又說些閒話，而別不提。且說蔡其志一向不想做官，因九重求治，降勅吏部查訪賢良，開呈御覽，欽取。時夏英已任吏部侍郎，向知其志才能，在松江作府時，就有垂青之意。後值其志謝職而歸，因亦丟開。今見了這道旨意，頓起夙昔之心，況是該管之事，故就特薦

這一本。又寫書來殷勤勸仕。府縣官見是吏部特薦。皆治酒送行。其志無奈。只得辭別親友。擇日起身。王悅聞知。亦治酒湖舫。率子儒珍。請其志餞行。須臾其志到來。卽時船放中流。座無他客。惟翁婿父子。又且知己。並不拘於禮數。開懷暢飲。少頃。舟抵六橋。酒已半酣。王悅道。年兄德政孚嘉。帝心簡在。鳳詔遙頒。崇階榮陟。深使同氣生光。其志道弟昔日不

甘以五斗米折腰。幸得解組歸來。深遂林泉之願。今不意夏老有此一番舉動。且迫以欽旨。故無奈就道。雖蒙夏老之推愛。豈知弟心實有不然。王悅道。綠野堂雖可娛黃金印。未嘗不樂也。如弟之壅腫。自當藏拙。若兄藝苑青錢詞林赤幟。故得夏老戀戀作此中郎。一顧天下賞音。其志歎了一口氣道。仕宦人之羅網。奚印綬足念哉。豈若效金樓子蜘蛛之

隱逍遙於湖光山色間之爲真樂也王悅道
造化弄人而山水之靈豈能久戀主人之跡
哉然雖如此恐夏老一片熱腸難負兄權應
此名侯得意時解組未晚但不知定於何日
榮行其志道今日蒙故人招餞明日卽西出
陽關矣王悅道如此弟有一言奉懇茲小兒
無幽靜之地讀書欲假吾兄埋劍園權且肄
業不知能借一枝之棲否其志見說大笑道
令郎是弟何人豈有不能之理且弟去後正
恐園中無人居止而致荒蕪若得令郎在內
讀書所極願也王悅見說卽令儒珍拜謝只
因說得投機不覺飲至日暮方各依依不忍
而別正是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且按下蔡其志次日起身自進都中不提再
表王儒珍見泰山允了借園不勝之喜送別

起身同父回家。次日卽與秋遊說知。揀了一日。約同搬至埋劍園來住下。讀書之外。所有詩文。互相評品。真箇是好花同看。好句同吟。甚不寂寞。倏忽夏沒。秋深池邊。玉芙蓉開得十分華麗。玉儒珍道。有此奇花。可不把酒臨軒。使花神寂寞乎。卽叫自己小廝墨童。沽了一瓶湖白。買了幾尾鮮魚。兩個在花前對酌。少焉月出。更覺韻致。秋遊道。對此名花。玉容嬌媿。不減洛陽春色。既有芳香。贈我豈無好句。酬之。儒珍道。酒澆清月。詩慰寂花。正今夕之興。然須醉吸斗酒。而後豪吟百篇。莫使青蓮獨占美於前。秋遊道。兄風流豪興。果不讓古人。乃斟一巨觥。遞與儒珍道。滿飲此杯。聊潤詩腸。請兄先吟。弟當繼後。儒珍接過。一吸而盡。道興到便吟。何分先後。因將玉芙蓉爲題。揮成一首道。

池南池北盡芙蓉。雅操冰心不着濃。
攜酒明晨重過賞。殷勤愛惜五更風。
秋遊看畢道兄詩雖好。但要弟答席。該罰酒
一盃。儒珍道。小弟並無此意。怎說要兄答席。
秋遊道。兄且飲了此盃。弟若說得不是。倍罰
還兄。儒珍只得飲乾。道請教秋遊笑道。今夕
有酒。且飲。今夕之酒。今夕有詩。且吟。今夕之
詩。故爲卽景卽事。兄詩中有明晨攜酒。豈非
望弟攜酒答兄今日之席乎。儒珍笑道。此乃
弟情鍾於花。惜之之辭。豈欲兄答席。而有此
言耶。秋遊道。鍾情於花。何必及酒。若弟另有
鍾法。儒珍笑道。且不必爭。看兄鍾來。秋遊大
笑道。有理。因向花微笑。和成一絕。先高聲朗
吟了一遍。遞與儒珍。道絕妙。弟的深情。俱被
筆尖化出。儒珍接過。只見上寫着道。

青銅鏡裏玉芙蓉。自見花枝意更濃。

若使芳君能解語。寒氈紙帳可春風。
儒珍看畢笑道。兄詩越發該罰。秋遴囑道。有甚不佳。却云該罰。儒珍道。詩雖佳。情却鍾得不住。適弟之作。鍾情於花。尚受兄罰酒。兄詩之情。鍾在花外。豈反不罰耶。秋遴笑道。弟豈吝此一杯。而妨兄東門之役。但弟於花月之間。實有深情。今對此芳標。得無春色惱人之思乎。儒珍笑道。牡丹雖已萌芽。還宜含容。以待春風。豈可賦此情語。我恐感動花心。則趙師雄之妖梅。兄亦不免時秋遴已醉。聽見感動花心。妖梅之語。便滿斟一杯。走近花前。深深一揖。道。我錢塘才子。陳秋遴。蒙芳卿贈我洛陽春色。月窟奇香。慰我齋頭寂寞。筆底相思。真我知己。倘更辱不鄙。卽羅浮之跡。亦可追隨。今茲水酒一杯。聊與芳卿爲壽。祝畢。灑酒於花。高歌起舞。需珍大笑道。兄感慨太多。

鍾情太痴得無近顛狂者耶。但今夕花如解語。尙此痴態。倘遇解語如花。弟不知兄更作何狀。秋蓬道。杜老賦見花卽欲死之句。穆宗有惜花置御使之事。吾輩鍾情能不依依於花乎。若遇解語如花。自當貯之黃金屋。坐以七寶床。日夕焚香相對。卽人世之西方矣。說罷相視而笑。二人談笑之間。不覺醅酹。儻珍因醉入內就寢。秋蓬且不去睡。呼童煎茶。

自却移了一張椅子。露坐花間。將玉簫吹動。音韻淒涼。雲移月暗。忽覺微風拂拂。香氣依人。秋蓬定睛視之。却是一垂髫女子。淡妝靚服。欲前不前的。在花陰之下。秋蓬喜動眉宇。忙起身上前。深深作揖。道。寂寞園亭。忽蒙仙子降臨。實爲萬幸。但不知誰宅仙眷。何由深夜至此。只見那女子低鬟微笑。朱唇半啟。如鶯聲歷歷的。說道。妾乃鄰家符氏之女。劍菴。

夜來聞君告章過蒙垂愛故特輕造以鳴謝
耳秋遊道適與敝友對花小酌偶爾成吟不
知芳妹何以知之辱臨云謝劍花笑而不答
手撚花枝秋遊在明月之下偷覷劍花嬾娜
如花臨秋水輕盈若不勝其衣芳香襲人不
覺燦然心醉乃逼近一步笑道旣蒙賜顧必
有慰我岑寂豈竟無一言相聞耶劍花道非
妾吝言第恐耳目較近今旣人聲悄靜諒必
不妨自當以實相告但妾雖閨中兒女酷喜
文墨愛才如命誓不草草適人方纔聞君朗
吟佳句有意濃解語之詞雖近輕佻然細細
味之感慨良深轉輕佻而成風雅妾因窺君
之貌風流亦似其詩不覺心動故不避自薦
之羞而踐君春風之約耳秋遊見說不勝狂
喜道豈知拙作却成司馬琴心但念陳秋遊
何福修來得感芳妹高情第恐此間露冷衣

單請入閣中談心遂攜了劍花之手同進文
官閣內坐下道適聞芳妹之言必然才高蘇
小亦肯賜我以瑤章否劍花笑道荒蕪微才
奚堪呈覽六方既蒙俯採芻語豈好方命只
得獻醜却喜有現成紙筆卽和秋遊的韻揮
一首道

自甘淡泊潔儀容 白眼如嗔春色濃
深淺但憑池上月 因循斟酌落花風

秋遊看畢道芳妹佳句意在言表真有心人
也吾輩鬚眉愧無地矣劍花道野草凡葩豈
敢與姚黃魏紫競春色也時秋遊挨近劍花
身邊比肩而坐覺芳香鏤骨早已心旌遙曳
因笑道夜已將午莫再因循但憑池上月矣
劍花微笑不答秋遊正欲撫背求歡忽聞儒
珍喚睡而至忙將詩箋藏入袖中早見劍花
已下瑤階欲詢下會之期疾忙趕上不料失

鏡花仙史
足一跌忽然驚覺却是一夢原來坐在椅上
竟自睡著在芙蓉花下只見蕊含濃露花氣
依人月落參橫不勝惆悵秋遊回想夢中之
事恍然在目忙向袖中摸那詩箋其詩猶在
卽向月看時與夢中一字不差不勝駭異時
夜已深四顧悄然寂無人聲惟見樵雲睡着
在假山之畔向前喚醒回入書房和衣而寢
反覆追思終夜無眠正是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
說這秋遊次早侵晨而起卽到芙蓉花邊尋
視與美人綢繆之處歷歷如在。但園外並無
隣近心中狐疑不決覺得情慵體倦回至自
己書房俯几靜思昨夜美人果是嬌小嫣美
冶度輕盈所謂傾國傾城信不誣也。可恨不
做美的王儒珍驚散不然已成風流之局矣
如今弄得疑疑惑惑這段幽思怎能消遣却

又自想道我陳秋濛好痴念頭這是一場春夢怎麼認真相思起來豈不好笑但既是夢怎麼又有詩箋之贈且句出新奇韻非陳腐非檀口蘭心豈能作此香奩佳句這須不是夢中做得來的因又想道既不是夢怎麼不見有一些去來之踪跡況且左近並無鄰居而芳妹有鄰家符氏之稱莫非是妖怪不成然細味此詩并觀其人並無一些妖冶之形

就是妖怪具此才美亦是斯文一脈吾輩非禍物者物豈具傷人之心此必花神感我昨夜對花一片深情故有此遇如今不要管他是夢是妖今晚再至舊處看是如何倘又有奇逢必要審問的確便可明白矣一霎時便有無限思想等得到晚吃了夜膳瞞着儒珍悄然獨自來至園中花邊坐了半夜並無一些影响不覺浩然歎道春風之約謬矣劍花

何欺我哉。四顧寂然，覺得情興冷落，無奈歸卧。到得次夜，又去園中等夢，坐了一回不見响動，依然敗興而返。一連等了三四夜，竟無形迹。心下十分不信道：果真是夢不成，豈有此理。這詩現在，決非是夢。做今晚不着到花前，苦訴衷腸，看是如何。等得到晚，果然又至文官閣前，只見花陰之側，月光之下，早有人行動。秋遴吃了一驚，只道是儒珍忙閃入暗

處窺探，原來就是夢中美人。秋遴如獲異寶，即上前相見，道：卿好信人，使我在風露中翹待這四五夜，今之相逢，又不要負此良宵。蚤赴陽臺可也。劍花雙眉鎖柳，低低應道：與君緣淺，却將奈何。秋遴笑道：只要芳妹不來，奈何於我更有甚緣淺。念陳某決非薄倖，致負芳妹深情也。劍花道：妾豈敢奈何於君，實因奈何之勢相逼，不得不奈何耳。秋遴道：芳妹

今夕言語支吾。是欲背負前盟。不然卿果何人。却有甚奈何之勢。相逼耶。劍花遲疑半晌。道。君不問妾。亦不敢言。妾實非人。乃玉芙蓉之神也。因蒙君一詩之感。杯酒之恩。故不避嫌疑。會於文官閣。聊欲慰君寒。羶寂寞。不期驚散。爲次夜又好完願。豈料此園花神道妾。谷獻媚惑君。大加狼藉。不許妾托根此。妬花風雨二將。貶妾遠置揚州。

限定明日起離故土。不能少緩。今夕幸遇花神去。赴小春宴。故得潛至一會。只此與君長別矣。說罷黯然悲泣。秋遊見說驚訝道。如此卿乃芙蓉之仙矣。但何物花神。却如此作惡。而卿又如此恐懼於彼劍花道。此園春色皆此花神執掌。榮枯一惟其指使焉。得不恐懼耶。秋遊見說。悽然道。然則只此一會。明日卽此會不可得矣。劍花泣不能答。秋遊見其花

容慘淡珠淚盈眸。情不能勝舉袖向拭。兩下正在淒楚不捨。忽然烏雲四起。星月無光。劍花擲衣。大叫道。風雨二將至矣。君請自加珍愛。幸勿以妾爲念。語畢。化作一陣香風而沒。秋透爽然。若失。四顧風雨大作。無奈回房。和衣而寢。反覆追思。輾轉不寐。次早侵晨起身。卽到園中。果見文官閣前玉芙蓉。被夜來風雨連根拔起。秋透尋視根底泥土。皆無。惟留一穴。心下不勝驚訝。偷看四下無人。對穴暗暗苦切了一番。正是

早知今日仍離別。不若當初莫遇高。自此之後。詩酒兩絕。日日沒情沒緒。惟危坐納悶而已。儒珍見其精神恍惚。詰問緣故。秋遴並不肯吐出真情。一日正值冬盡。降下一天大雪。甚覺寒冷。秋遴與儒珍煖酒於文官閣上。賞雪賦詩。酣然暢飲。儒珍道。追憶秋盡

之時與兄在芙蓉花底。停盃問月。覓句撩花。自此之後。不知吾兄何故。竟苦讀窗下。不尋樂境。直至今日。再見昔時豪興。秋遴見說。頓然皺眉道。非弟不尋樂境。是亦樂境。尋弟而至。苦耳。儒珍笑道。兄又來打誑語了。既樂境。尋兄。極爲人身三昧。豈反至苦。莫非吾兄欲獨學樂而苦。弟在此耶。秋遴徐徐應道。非也。因羅浮之言。驗耳。儒珍驚問道。若是。則兄果

有所遇耶。秋遴卽將那夜遇着劍花和詩。并後訣別之事。細細訴說了一遍。儒珍吐舌道。原來有此奇事。但不知所和之詩。做得何如。秋遴卽叫樵雲到書房中。床間枕下。取了詩箋。遞與儒珍。儒珍看畢。道。香艷之句。實出新奇。不信花月之妖。有此才思。怪不得吾兄戀戀然。雖情有所鍾。還望以魯男子之肝腸。遠此魔境爲妙。秋遴笑道。詩雋人佳。香溫玉軟。

卽魯男子寧不醉心哉。正是

憔悴因花病。

多情爲月痴。

相逢魯男子。

我恐亦相思。

只因這一相思有分。叫揚州東閣春風夜紅拂東歸。似向時不知後事。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傳奇用人如請客。有正客。有陪客。王儒珍與陳秋濤皆正客也。然皆是正客中。畢竟畧有區分。則王爲正中之正。陳爲正

中之陪。亦猶平山冷燕。山燕爲正。中正平冷爲正。中陪而此外則概是陪客。一路讀去。自能辨之也。操觚之人。我不奇其能得此法。而奇其寫遇花仙。偏出正中之陪客。離奇恂恂。殆惟恐閱者遽亦識別其誰正誰陪。而故設此疑陣。以顛倒其耳目耶。然此法亦非是書所創。並不故設疑陣。顛倒人耳目。以爲快而人之耳目。或竟自顛自

倒也故須明白指出之

鐵花仙史



第三回

扶父柩瑤杖叩闕

詩曰

鹿鹿風塵似奕棋	功名二字計多非
一代賢良羅貝錦	幾回鬼蜮肆萋菲
中郎有女才如鳳	伯道無兒縮似龜
驛路不留閨閣態	九重扶得父骸歸

話說蔡其志因夏英保舉。欽召入都。卽叫蔡義去打聽。好於次早入朝。見聖。蔡義去了一會來說道。小的方纔去到吏部衙門打聽。多說夏老爺已死。又爲了什麼保舉之人謀叛罪及薦主夏老爺。雖死說還要拿家屬餘黨。哩其志見說。呆了半晌道。此言從何而起。莫非訛傳麼。蔡義道。小的也防差悞。又細細訪問的確。才敢來說其志道。這箇又奇了。夏老

向稱廉明。豈有濫薦人的。此必與同事不足。一旦欺其子幼黨微。架此烏有之詞。影射排陷他的。可見人在人情在矣。因嘆了一口氣道。我來意原恐負夏老知遇之情。今看宦途如此險惡。還要做什么官。不如明日上道辭表。倘蒙恩准。卽可歸家。湖光山色儘可了此餘生。又何苦將這兩根老骨頭。斷送在這一頂紗帽上。豈不可笑。算計定了。打點次早上

表乞骸歸里不提。且說夏英死後因何就有這无妄之禍。原來夏英諱之傑。祖居武林。少年科第。作宦四十餘年。官至吏部侍郎。夫人秦氏四十來歲上。生得一女。因夢梅花大開。卽名瑤枝。夏公因無子。嗣將自己所學教授女兒。而瑤枝天生敏悟。過目成誦。看看長成。十二歲。生得花枝一般。諸子百家。以至詩詞歌賦。無不精曉。父女遇着花朝月夕。彼此賡和。每有疑難公事。反來請教女兒。瑤枝與父籌畫。井井有條。決斷來一些不差。因此夏公竟不以無子爲念。其年因夫人秦氏死了。卽繼兄子元虛爲子。不料元虛却是箇妙品。讀書過目便忘。吃酒到口就乾。生得十分頑劣。夏公見這光景。亦未如何。幸有瑤枝作伴。且自由他。後因夏公情面。做了一箇沒有墨水的秀才。但這夏英爲人太銳。又不肯諂媚所

以雖在吏部知己希少。這年因定海關海盜
舉發。攻陷城隍。所在告急。夏英乃舉薦一人
叫做萬斛珠。乃武魁出身。因見他武藝出眾。
故就上本舉薦。天子准奏。卽勅爲團營之職。
領兵來至定海關。因不會打探得虛實。却被
海寇佯敗。誘至島中。全軍圍困。時夏公病篤。
而告急。日至有賈學士者。素與夏公不睦。卽
挾私仇。諷囑諸路按兵不救。萬斛珠被圍島

中。食盡矢窮。只得效李陵生降。賈學士聞知。
卽欲嫁禍夏公。却值夏公病亡。意猶未已。仍
囑科臣劾奏一本道。夏某妄薦庸材。喪兵悞
國。生旣舉非其人。死亦安所逃罪。有子可代。
宜正典刑。天子准奏。批下法司。着嚴處取覆。
卽有刑部馮吉星。乃江南揚州人。原係夏公
同年。深知其冤。奈賈學士囑托。只得着錦衣
衛遣人出京來拿夏元虛。代父抵罪不提。且

說夏瑤枝在家聞知父死十分哀痛正要打點叫元虛入都護喪歸葬只見元虛踉蹌奔至口中嚷道妹子禍事到了我爹爹死得幾日被賈學士那天殺的指使科臣劾奏道團宮萬斛珠殺敗投降海賊是爹爹舉薦差了些差錦衣校尉來拿家屬抵罪若捉到京定是箇死如今趁他未來好歹走了倒是上着瑤枝道哥哥所言差矣爹爹死抱不白之冤

爲子者正宜赴湯蹈火代父伸泄豈可聞風縮頸况爹爹一生清白反被人之誣污不能成生前之志你我之心何安元虛道這些迂濶之談如今竟用不着的了那個肯將自己的真性命去換這虛名節人情世態大都只要圖得目下富貴那里還去顧死後的罵名瑤枝嘆了口氣道大丈夫當殺身成仁况父骸暴露於外本宜奔走扶喪豈可不顧而作

貪生畏死之人耶。元虛道：「爹爹死了，棺槨諒是有的，怕他什麼？暴露至於歸葬，且過三年五載，也未爲遲。如今急急前去，可不自投羅網。」瑤枝道：「父死飲恨九泉，你我豈安時刻？那里還待得三年五載？若忍心如此，禽獸不如矣。」元虛笑道：「我是好意，特來通知你，你却這般迂腐諒，拿到京中，決沒有四菜八菜請你上坐的，有甚高興，寧可做了這箇活禽獸，決不去做那死孝子。我自桃之夭夭，不來管你的。其葉蓁蓁了，說罷，竟一溜烟的去了。急得瑤枝放聲大哭道：「養女不生男，乃至於此。」繼養這樣一個獸物，亦是無益，思之痛恨，因又想道：「我夏瑤枝，怎麼就一時懵懂起來。古有提縈上書救父，曹娥沒水求屍，彼也女子，我也女子。這獸物不肯進京，難道就罷了不成？適纔那獸物說是要拿他抵罪，不知逃往那

里去了。我如今待校尉來時，只說獸物已死。我願代罪，隨他入都。一則就好詣闕上書，與爹爹辨明心迹。二則卽扶柩還鄉，豈非兩全。算計定了，卽將家中諸事，併田庄什物，俱託付與一個誠實家人夏信料理。又着人去請了母妗羅夫人來家，將上項事備細訴說了。一遍家中之事，亦要母妗管顧。家中大小，俱各分付一番。又叫丫鬟翠濃，打點作跟隨。

又叫兩個的當管家夏雲、夏義，收拾護送上京。瑤枝將諸事分撥方畢，早有本縣縣尹差人來拿元虛。瑤枝出廳訴說元虛已死，我願去代父之罪。公差笑道：「此去都中，是要受刑吃拷的，非比那遊西湖上吳山好耍子的呢。」小姐宜自斟酌，還是叫大相公去的好。瑤枝冷笑道：「父冤九泉骸骨他鄉，我一腔熱血，久欲汚丹墀。奚刑拷之足念哉！况吾兄實死。」

若幸不死聞父沒都中亦不俟駕而奔矣豈
尚遲遲於此者耶公差見說相顧吐舌只得
帶了瑤枝到縣交與校尉當堂起解即日同
了翠濃夏雲夏義起身一路來到都中次早
校尉帶到刑部堂上時馮吉星坐堂上見解
到是個垂髻女子乃問道奉旨拿解夏英之
子元虛却去拿這小女子來搪塞聖旨麼校
尉道夏元虛一月前已死是實這女子情願
代罪有仁和縣批回老爺請看就知小的們
焉敢唐塞聖旨馮吉星卽拆開批回上寫着
夏英之子元虛已於一月前患病身故並無
次子可代今將夏英之女瑤枝送部候奪吉
星抬頭看瑤枝微帶慘容如臨風弱柳含雨
梨花甚覺可憐但又立而不跪因問道汝乃
罪臣之女怎見官長尚不跪拜想汝年幼不
曉禮法瑤枝道妾非不曉禮法蓋大人欠禮

法耳。吉星笑起來道：「怎倒是不曉禮法？」瑤枝道：「妾雖年幼，可欺可辱，而身命皆懸大人之手。念亦宦室名姝，不幸遭逢顛沛。若大人能推仁者之心，必當與狐兔之悲，自有賓客之禮見待。今大人踞坐堂皇，略不為禮，反罪妾不跪拜，恐禮法不如是也。」吉星見說，哈哈大笑道：「依汝之言，我竟該倒屣相迎，才是。但這法堂之上，汝又係罪臣犯女，那里還論得宦室名姝與同年故舊，可不就是狗私麼？」瑤枝道：「大人之言差矣。妾有何罪，而曰犯女？」吉星道：「汝父得罪朝廷，既已身故，奉旨子代而汝兄又死，今汝為未嫁之女，法宜代父兄之罪，不稱犯女，而何稱瑤枝道：「大人掌刑，何刑法尚未明了。律云：家無二犯，縱有重大不可宥之罪，亦只父死子代，寧有兄亡而妹及者乎。卽叛逆之罪，應夷三族，未聞及女族也。吉

星道據汝之言。既然無罪。却又隨校尉來。此做甚。瑤枝道。兄死無人來。此與父伸冤。扶柩歸葬耳。吉星道。汝父被大臣劾奏。已犯欺君悞國之罪。恐棺木亦未容易還鄉也。瑤枝道。念先父一生正大光明。作事從來不苟。惟欠用將之哲。何便加欺君之罪。吉星微笑道。看你小小年紀。却具此滔滔之口。汝將用將之哲。且試說來。瑤枝道。萬斛珠。惟知殺身報國。不知進退。特一匹夫之勇耳。况是北人。豈嫻水戰。先父但因其勇敢。故引用之。使先父不死。彼時陷兵海島。羽書告急。必當有以救之者。夫海島之兵。國家之兵也。而舉朝士大夫。鉗口無一言。坐視其敗。方快曰。某人所薦之人。果敗矣。我之私忿可泄矣。豈非以國家之兵。爲我嫁禍濟私之具耶。况勝敗用兵之常事。奸若魏武。亦有赤壁之敗。仁如先主。亦有

白帝之危若因一敗而卽加罪於引用之人
恐異日薦者不敢薦用者無可用坐使寇警
在郊而英雄袖手憂不淺也大人爲朝廷大
臣亦宜與國家作一遠慮庶食祿無愧不然
則尸位之譏誠於大人不免今妾千里間關
幼稚可啖禍福惟大人主之可也這一席話
說得吉星無言可答乃喟然嘆道伯道無兒
中郎有女正此謂也卽分付掩門叫請夏小

姐後衙相見瑤枝不慌不忙緩步來至後堂
早有馮夫人迎入相見畢吉星道方纔堂上
之言多有得罪然老夫與令先尊夏年兄向
稱莫逆豈不知令先尊生平作事蓋因賈學
士之誑奏天子批發老夫議審卽欲詳明奏
釋特恐賈賊疑心別生風波倘落他人之手
反爲不美故只得假合其意遠致令兄之來
者實亦故作遷延使賈賊心懈便好解脫網

羅使得扶令先尊之柩而歸。老夫之鄙意實如此。不意令兄又遽殂謝。至小姐跋涉而來。方纔小姐高論深合老夫初心。今夕屈居敝署。待老夫草就奏章。明早當偕小姐詣闕。叩辨諒聖明必准。而賈賊亦不能加害於小姐。令尊之柩可安然而歸矣。瑤枝見說。忙走下。歛衽深深拜謝道。若蒙大人超拔。啣結良深。卽先人亦感恩德於地下。但恐不遂賈賊之願。或貽累大人。妾又何安。吉星忙叫夫人扶起道。舉直錯枉。是老夫分內之事。於小姐何謝之有。况老夫覩此仕途荆棘。亦欲謝職而歸。又怕他怎生奈何於我這箇。但請放心說罷。卽叫夫人治酒相待。自却到書房寫就章疏。不過與夏英表白一番詞。甚懇切。一宿晚景已過。至次早五鼓。率領瑤枝詣闕上書。天子御極覽表。聖心大悟。卽批表尾道。

薦人爲國原無悞國之心死者無辜豈
更加無辜之罪雖海島兵敗亦不援所
致與薦者無涉今可所奏任自歸葬

吉星與瑤枝領旨謝恩退出午門瑤枝再往
謝吉星夫婦辭別出來卽有夏雲夏義接着
各各歡喜乃擇了一箇吉日將真英靈柩扶
護出京一路平安不日已抵武林時元虛探
聽得瑤枝無事而歸忙備祭禮人夫於舟次

迎接着了假意對棺泣拜畢乃與瑤枝相見
道自妹子離家之後愚兄無日不焚香祈禱
若使愚兄入京去倒有許多不便那里得如
此省力畢竟是妹子的志氣好方能有此大
幸但苦了妹子一路風霜也是爲父一點孝
心爹爹在陰司地獄必然保佑你明日嫁一
個標致的好妹夫說得衆人好笑瑤枝不來
理他自去料理父親靈柩發引至湖上祖塋

搭厰治喪擇吉安葬。瑤枝竟不歸家。廬於墓側。只留翠濃伏侍。夏義外廂照管。其餘都打發還家。看守正是

守孝有終日。

思親無盡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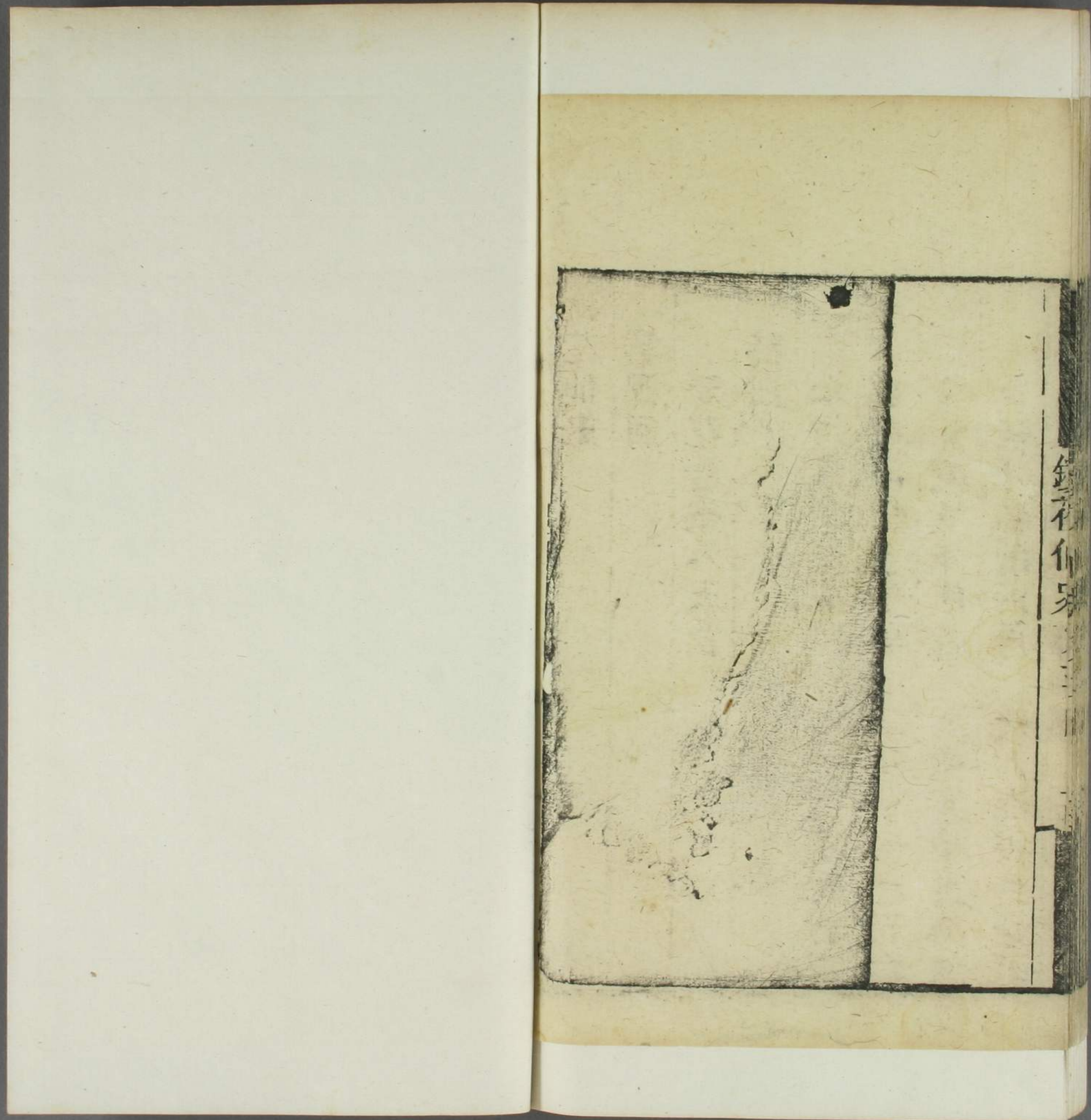
痴兒圖快樂。

賢女勝鬚眉。

只因這一廬墓。有分叫美遇美相逢。半面才愛才無限。相思不知後事。留解下回。

評云。每見畫家用墨。或用濃墨。或用淡墨。

乃濃處正以襯出淡處。而淡處亦以相形。濃處遂令濃淡各各入妙。而其畫亦爲絕工。又見書家作字。一字忽小。一字忽大。分看則參差不齊。合看則行欵恰稱。而其書亦臻妙。稗史亦爾。不寫元虛作駮。漢則瑤枝之爲奇女子。其奇似未獨絕。一抑一揚。總是法之不得不然。若遽嗤彼而羨此。是其駮亦一元虛矣。



鐘石仙翁

